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詳解卷二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方求鼎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二十一

宋 夏僎 撰

君奭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

君奭

成王自周公復辟之後即政于新邑即命周公使為

太師洛誥所謂居師是也既命周公為太師必升召

公為太保使之同心協力相成王以為之左右所謂左右謂王有所為二公實為之左右手如舜所謂臣作朕股肱耳目是也召公既承成王命乃謂周公有經濟之才自足以輔相成王而隆久大之業吾不必更居保位以苟爵禄故承爵命則有所不悦于心此不悦者非不喜悦成王之命也正如顏子于夫子所謂于吾言無所不悦乃無所不曉則此不悦者乃是召公于成王之命心有所不曉益不曉成王所以尊

已之意也周公則以謂成王即政之初召公尚相與同心夾輔今既即政之後豈可專責于已而自欲去哉故此篇皆留名公之辭史官序之名篇以君奭以周公留召公首呼君奭而後告故取以為簡編之別也說者徒見旅獒有太保作旅獒之語而召誥有太保先周公相宅之語遂謂召公自武王之世已為太保殊不知武王之時太公為太師有周公在尚未得為太師名公豈得遽超周公而為保哉是前所謂太

保者乃史官叙書追稱耳如書序稱成王皆未崩前
已稱謚豈非追叙之乎説者又謂此召公不悦乃疑
周公攝政如管蔡有不利孺子之意此葢以小人之
心妄料聖人非君子之言皆所不取也

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
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
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
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

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廸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凡經中言若曰皆非其人之本言乃餘人以其意言之如王若曰乃周公以成王意言之也此所謂周公若曰蓋周公當時留召公其口之所言大意如此史官不能盡其當時之本言必于其中用周公之意而

文之也故稱若曰正如微子篇所謂父師若曰者亦史官以父師之意為是言也奭者召公之名也稱君奭者召公封于燕以燕侯入為王太保故稱君告人而呼其名葢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不若今人之文且飾也周公于稱召公為君而呼其名以語之曰弗弔天降喪于殷謂殷紂不道不為天所憫恤天于是大降喪亡之禍于殷既墜失其帝命而我有周既已受之矣然天命難諶有德則可以永保不然則旋

踵而失故周公于是謂我周家雖受殷天之命而我實不敢自知我受此天命其基業必可以永久信于休美必可以順天而使之輔我之至誠雖不敢知必可如此休美然亦不敢知其終也必至于墜失天命而出于不吉善之禍是天命之興衰國祚之脩短舉不敢知也周公既言我亦不敢預知天命于是又嘆而舉召公平時之言益周公平時嘗説已不敢預知天命而召公平時嘗説今日周家天命之長短乃在

周公令召公果欲求去故周公于是舉其言謂召公自平時已曾說此事全在于我然我亦豈敢安于上帝之命謂不敢以天命為安即前我不敢知之意葢以我不能永遠思念大威故不敢寧于上帝之命其意謂已之見識不足以知天也周公既說我已不敢預知天命遂說若人事則我不敢不自盡于是乃言越我民罔尤違惟人葢天威我雖不能遠念但于我民使之無所尤怨亦無所違戾則惟在于人而已其

意葢謂天命雖不敢知而人事則不敢不盡也此葢
召公以天命長短責周公周公則謙而不敢當欲留
召公以共盡人事也周公既言民之不尤不違在人
故又詳告其在人之利害謂今日我國家若為之後
嗣子孫者葢謂凡為子孫者非指成王也大不能恭
敬天地絶失前人之輝光葢前人創業垂統蔚有光
華昭示天下後世今若不能嗣守是絶失其光也而
又深居九重之中不知天命之不易得而忽之則天

命我周家昔雖甚誠今也將至于難信乃墜失其天命而為後嗣子孫自必速禍亂不復能經歷于久遠而繼嗣前人顯明之德矣此蓋周公極言不盡人事則天命不可保如此欲召公留以共盡人事也既言不盡人事之禍如此遂自陳所留而不去之意謂今在我小子旦之身所以留而不敢去者非謂能有所正于成王其允廸而躬行者惟以前人創業埀統之光華施于我冲子而已周公之輔成王無非左右輔

翼使歸于正也而言非克有正誠辭也周公既詳陳上文所言又言又曰者所以申前之意也葢謂我所以留而不敢去者既欲廸惟前人之光以施于我冲子而又以天命不可盡信我安行者惟在于寧王之德則可以延長而天亦不用釋廢于寧王所受之命葢天雖不可必茍率循寧王之德則天亦不庸釋于我矣寧王舊說以為文王惟少頴解大誥以為武王以文王之時大統未集武王實安天下之王故謂之

寧王兼大誥屢言寧考武王于成王為考故知其為武王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兹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稱用乂厥辟故

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此周公又舉商王之興其君所以能創業所以能守成所以能中興者皆本乎左右前後大臣者為之贊相以見名公今日之未可遂去也周公謂我聞在昔之時成湯之為君當其受天命有天下之時其臣則有如伊尹者為之輔其功可遂至能格于皇天格者

至也上至于皇天謂皇天雖神遠且為之格其功無所不及也是湯雖聖不能不頼伊尹之助自成湯之後至其孫太甲之時其臣有如保衡者保衡即伊尹也伊尹以先朝元老輔太甲實太甲所恃以為安所取以為平者不敢名之故呼為保衡自太甲而後至其孫太戊之時則有如伊尹之子陟與臣扈者輔相太戊其功遂能與太甲俱格于上帝益周公立言于有若伊尹之下繼以格于皇天是伊尹輔湯功能格

于皇天也于有若保衡之下不言功用倂于有若伊陟臣扈之下言格于上帝是保衡輔太甲伊陟臣扈輔太戊其功能格于上帝也于巫咸言乂王家是巫咸又不及伊陟臣扈特為太戊治王家之事而已于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之下繼以率惟兹有陳保乂有殷是祖乙之時得巫咸武丁即高宗也高宗之時則得甘盤此二臣者能率循此上諸臣有功業陳烈于上者而保安乂治有殷也

而諸儒之說乃謂伊尹相湯格皇天伊陟臣扈相太戊格上帝其他則無功用至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乃謂總言伊尹以至甘盤六臣皆能陳力保乂恐于理未安故不敢從葢彼諸儒徒見伊尹一人在湯時既能格皇天豈輔太甲則格上帝而已故以格皇天歸之伊尹格上帝則歸之伊陟臣扈于有若保衡則無說殊不知伊尹一人之身所以有格天帝之異者以其所事之君不同耳成湯聖君伊尹聖臣以聖

臣事聖君故足以格皇天若太甲始則不惠于阿衡中始悔過自艾其聖德不及湯遠矣故伊尹所以事之者雖不異于湯而終但能格上帝而已此益所事之君不同耳天帝之説以經考之如言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則天與帝一而已不可分别也然此既言格皇天又言格上帝其言確然離而為二則天帝之説不可謂無意也第不知其别果為如何爾或謂天以其覆燾于上者

為言帝以其宰制于下者為言又未可知也但周公于湯言皇天于太甲太戊言上帝則帝當不及于天明矣少頴謂伊尹保衡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皆先王所任之臣與舊日就學之臣周公引此意正謂吾與召公皆周之舊臣不可不在位此說有理由是言之則言甘盤不言傅說是甘盤乃舊臣而傅說不免為新進周公所以不言也商室之興惟伊尹相成湯能格于皇天保衡相太甲與伊陟臣扈相大戊能

格于帝巫咸又能乂王家巫賢相祖乙與甘盤相武丁又能保乂有殷故殷家所行之典禮升配于天而享國遂多歷年所葢人君莫大于典禮今既能使所行之典禮仰合乎天宜其多歷年所也年猶歲也歲星一歲歷一辰十二歲一周天是年所者乃歲星所歷之次多歷年所是其享國之永多歷歲星之次舍也惟此五六大臣能佐佑商室使其典禮仰合天心多歷年所故天于是純佑其命純佑謂純一以佑之

謂佑助之誠純一而不變也天既純佑有商故商國于是乎寔益國以有人為寔無人為虛今商國既有五六大臣如此左右賛襄則商國豈不寔哉然非特在位之大臣得人而已雖凡在位之臣其尊如百官有著姓者其卑如王人之微者無不秉執其德明以憂恤謂各恤其所職也非特在内之衆臣如此而已雖小臣藩屏之士在侯服甸服况皆奔走奉將王命不敢自怠是商家賢聖之君得五六大臣左右之助

故能得天純佑之命既得天純佑之命故衆賢應時而出雖内外之間微小之臣亦皆得人明商之得人其寔由于五六大臣之得人也周公言此正欲召公知吾二人其進退係于國體故也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周公謂惟此百官族姓與夫小臣之屏侯甸者人君皆能惟有德者是舉故此等衆臣用能各治其君之事預為其君宣布德意故一人茍有所施為于四方而四方之民敬而信之譬如卜筮人無有不是

而信之者周公上既言殷之賢君得五六大臣左右之助多歷年所故又呼召公而語之曰天壽平格格正也平則不頗正則不邪謂平正之君天所必壽葢謂成湯太甲與太戊等君皆平格之君多歷年所是天必壽者也惟天所壽者在于平格故有殷所以為天所保安所乂治如此其至然天雖保乂如此之至及其後嗣紂不能法其先王所為則又滅之以威是天命亦不于不平格之人而必壽之也雖先世積德

累仁不能救其滅亡之禍矣周公言此正欲召公知天命難諶今日正不可恃文武積累之深而勇于求退也故周公于是告召公謂今日汝召公能長念此理則我國家庶幾有堅固之命其治功當顯明于我新造之邦矣時新作洛邑成王于此新即政故周公以新造邦為言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

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宫括又曰無能往來兹廸彞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廸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廸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兹四人尚廸有禄復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此周公又舉文武得人之事以告召公以明召公之

不可不留也寧王謂武王今以此篇觀之則寧王乃兼文武也周公欲詳言文武得人之事所先總說謂在昔皇天上帝斷然申勸文武之德而使莫大之命集于其躬其意葢謂天以大命集于文武者以文武得人之助故天以是而申勸之也所謂申勸者葢以是勸文王又以是勸武王故謂之申勸如詩言文王有聖德故天復命武王者即申勸之謂也周公上既總說大意下乃詳言謂惟文王之興所以庶幾能修

治燮和我所有之諸夏者亦惟有如虢叔者有如閎夭者有如散宜生者有如太顛者有如南宫括者以文王能修和中夏皆由得此五人之用也虢叔先儒以為文王弟虢國叔字也餘四人如閎散太南宫皆氏也夭宜生顛括皆名也周公既言文王之興本于此五人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人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于此導廸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于國人其意蓋謂文王修和之功由于五人若無五人

則文王亦無德及人矣是雖文王之聖不可無賢人之助也先儒于此又曰乃以為此文王所自言唐孔氏廣之謂文王既有賢五人又復言曰我知得賢臣猶少無所能往來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妙蔑之德下政令于國人此其意則以茲廸彝為一句以教文王蔑德為一句夫以茲廸彝為此道法文理既不雅順况以無能往來為文王自言為賢臣少無所能往來則文王若輕此五人者故不敢從周公既

反言文王當時若無此五人為廸彛教則亦無德下及于國人故又正言亦惟此五人者乃天純佑文王介以如是秉德之人皆能導廸以知上天之威謂天欲成就文王五人寔知之故于是一德一心乃明文王導廸之使其德著見于上而覆冒于下遂能聞于上天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是文王之興寔五人之助也周公既說文王得人之助謂武王亦惟此四人庶幾欲道廸之使武王終有天禄謂文王三

分天下有其二四人將使武王奄而有之也前言五人此言四人者先儒謂虢叔先死故只四人惟此四人欲廸武王使終有天禄故其後遂與武王俱起皆殺其為已敵者謂誅紂也而此四人又輔相不倦乃相與昭明武王故凡德所冒之地者皆大盡稱舉武王之德是武王之興乃賴四人之助也周公既詳言文武之興本乎得人于此遂言成王今日正賴我與召公二人者左右賛助不可遽然而退謂今日在我

小子旦之身其責重其事之難正如游泳于大川唐孔氏謂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謂成王使力艱難如涉大川我自此以往當與汝奭共濟救小子于中流其所以極力匡救我與公正當如成王未即位之時周公居攝召公與周公一德一心以國為念相須相濟不啻左右手今日亦當如此召公豈可遽然欲退盡以責周公哉此周公所以欲召公同濟成王與成王未即位之時無異大無盡責于我一人也葢成王既

即政周公所以不欲遽去者以成王以幼冲之資乍
履尊位雖有幾務之繁亦有玩好之奉尚溺于玩好
則必怠于幾務故周公所以不欲召公專責于已蓋
恐其妝成王罔勗不勉之心一有不及則以成王幼
冲之資必溺于晏安之奉德不復及于老成是老成
之德自是不復降下于國人若如此則為周公者雖
鳴鳳之翔有不得耳聞況能如伊尹諸臣事君而至
格天格帝乎葢鳴鳳為太平之瑞文王之時鳳鳴岐

山周公言此葢謂太平之功尚不敢庻幾况望格天格帝是召公誠不可不留也諸儒皆以耇造德不降謂周公言我與召公若汝成王不勉之心亦有不及則吾二人老成之德不能降及于民如此則周公以老成自居恐不然故知耇造者乃謂成王以幼冲之資當有老成之德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兹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

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

丕承無疆之恤

此周公又更端言召公不可不留之意周公嘆而吁召公曰君今當遂監視我此言我國家受命于天而為天子可謂無疆界廣大之休美然有道而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無道而持之則大危也大辱也能持與不能持之間而安危分焉是亦大惟艱難矣今日利害如此我所以告君君必當謀所以寬裕于我益

謂召公若去周公以一身當天下必遑遽怵迫不得安暇若留以共治則三聖賢燮理于一朝之上其治天下必綽綽有餘裕故也然召公果留則非特周公得以寛暇而共治輔正成王成王有所施設皆將粹然一出于正而後人承之必不錯迷若成王失其正則後人必迷錯矣此周公所以欲召公謀所以裕我不使後人迷錯也周公既告以此又更端稱文武當時命召公之意以告之欲其念文武責成之意必留

而不去也周公謂文武昔日敷布其心腹之言而悉命于汝悉命謂以天下之大盡命召公使為汝所治之民之所取中而其命之之言曰汝明然自勉以作配于王葢臣所以配君故謂之偶王此葢當時文武命之之言周公舉而告之周公既舉此言故又勉召公謂汝今日惟在以誠信乘載文武此莫大之命常思文武之德不可遽去且勉留以大承今日國家無疆界之憂其意葢欲召公留與任艱難之責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此周公又更端以告召公謂當文武之時吾與汝尚相與輔佐豈今日可以遽去乎允信也周公呼召公

為君謂我告汝以我之所信者其意謂我下文之言
皆其心之信然者旣總說此句遂又呼保奭謂汝今
日須當克敬不可輕忽將我所言以監照于殷家喪
亡之大惡否音鄙蓋鄙惡之意謂殷之喪亡大可鄙
惡也旣監照于殷遂念及我國家今日雖已平治然
天威可畏苟不能敬則旋踵而敗亦當念其天威之
可畏予不允惟若茲誥周公蓋前說告汝朕允之意
謂予若不信何故惟如此之告汝此下方詳說其所

謂信之之說周公謂我今惟言曰我今日所以留而
不去惟欲成文武二人之功此事須汝當與我意有
合蓋欲協力而共賛也此蓋周公平時之言今日舉
之蓋謂我平時常說欲成文武之功庶幾汝與我有
合而汝乃有言曰在是文武二人之時其聖徳上感
于天天之休美多至于時惟是二人受之有所不勝
其意蓋謂文武創業多受天休今日基業已固天命
佑于周者甚剛而不可解我不必留也周公既舉召

公之言于上遂謂汝今惟當能敬其德顯明我國家
或有俊民在下未舉者以待它日之代已今日寔未
可去在讓後人于昌大之時也今日欲去則未可也
周公既言此又嘆而言謂我與召公厚輔是文武二
人故我周家用至于今日之休美我今正欲與汝皆
成文武之功無有懈怠使其德日益顯著大能覆冒
海角出日之處使之無不率從吾之所使其意蓋欲
召公留與已共恢張文武之德則遐方遠國戴德慕

義而爲臣妄則我與汝方可言退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此周公又更端而告也周公呼召公爲君謂我若不順于理何爲如此多誥我寔是上閔于天下閔于民閔謂閔恤蓋憂之也蓋天命難諶民心難保周公召公之身其去就寔係天命之從違民心之向背介

召公欲去寔周公之憂也周公既言此又嘆而言曰惟汝知凡民之所為亦無不能于其初葢謂皆能善其始惟善其終則難故言惟其終周公言此葢謂凡人之情皆勤始而怠終亦欲召公善其終也祇若茲謂召公自今日始必當順此意往敬用我言以圖治道不可去也

蔡仲之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叔與管叔當武王没後不平周公居攝唱為流言搖撼王室遂挾武庚作亂周公以王命正三叔之罪蔡叔寘囚之郭鄰然其子仲克庸祗德周公雖罪其父而不廢其子故叔未卒周公已用仲為卿士蔡叔既卒周公于是告諸王而封之于蔡以續蔡叔之後此序言王命蔡仲而書言周公乃命諸王是周公以王命之也謂踐諸侯位者踐履也履諸侯之位謂行諸侯位之事也周公當時命諸侯有敎戒之言史官

錄之所以謂之作蔡仲之命少顥謂武王兄也管叔弟也周公又次弟也蔡與霍又其次也周公辟管因蔡出霍無乃傷人倫之愛乎曰天下之道二仁與義而已仁者所以愛親親為上義者所以制尊尊為上聖人之心未嘗不欲兩存不幸時有以害吾之仁義吾則捨其一而存其一既存其事之大者則其小者有所不恤非不足恤也事不能以兼全在聖人亦不可得而恤也夫武王老而成王未生管叔已有繼武

王之志奈何廹于周公之聖而陰有不平之心唱為流言不已而從之以亂周室未能保其為周也故周公去親親之仁而存尊尊之義故不恤小節也寧在己有自愧之德而措天下之安寧不忍使王室之危而為天下之禍也此所謂不幸不獲兩全也

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

之蔡

蔡仲之命四字竹簡中舊所標之類也此下乃史官敘所以作蔡仲之命之意謂周公當武王之後周公實居冢宰之位而正百官所謂正百工即百官總己聽于冢宰而周公實正之也其時周公居攝三叔實不平周公所為于是播言謂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恐恣縱而不誅則禍亂之起未易遽已于是奉王命東征而致辟管叔于商即商地而致法謂以殺管叔

也時管叔監殷即其地而誅之蔡叔亦監殷不誅而
乃遷之囚于郭鄰也者以其罪輕蓋管叔兄也兄首
惡而弟乃和之所以管叔死而蔡叔囚也囚謂拘繫
蓋禁錮拘繫其出入也然既囚之又不可以無所養
故以出車十乘之地所出之賦以養之蓋囚之此身
未死不可使不食而死所以必有以養之也古者一
里之地出車一乘七乘乃七里之地也霍叔據司馬
遷及二孔說則不係三監乃管叔蔡叔武庚三人為

三監霍叔乃封于王圻之内地霍邑然所以與管蔡均被罪者唐孔氏謂霍叔在京邑聞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為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周公所以降為庶人以其罪則又輕于蔡叔也林少頴雖辯以為管蔡霍為三監然康誥只言成王伐管叔蔡叔不言霍叔且諸儒之言皆然故未敢以少頴之言為然周公以霍叔之罪輕于蔡叔故特削其爵奪其邑降為庶人三年之久不使之與兄弟蓋相次是時周公雖致罪

于三叔然但以王法不得不爾周公初非有心于其間故蔡叔雖被囚而其子乃能用敬德故周公用以為其所封國之卿士左傳定四年謂周公舉之以為已之卿士是用為周公所封國之卿士也明矣然諸儒謂周公留佐成王食邑于所封圻内諸侯孟仲二卿故公言仲為之是所謂卿士非魯卿也至史記世家則又謂周公舉胡為魯卿士則又為魯卿要之二說皆不必泥但此卿士必非王朝卿士乃周公卿士

葢以經文只言周公以為卿士故知非王朝卿士也周公以仲為卿時蔡叔尚囚未死及此而叔死故周公于此命之于王而國之于蔡葢使之繼其父之國也孔氏謂蔡叔所封乃圻内之蔡仲所封乃淮汝之間是所謂蔡者乃有兩地按地理周圻内無蔡惟淮汝之間有蔡世家謂蔡叔居上蔡宋仲子謂胡徙居新蔡其地皆屬汝南郡則孔氏所謂兩蔡未知何所據而云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

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

朕命

自此以下周公以王命命蔡仲之言也胡是蔡仲之名以其少故以小子呼之成王謂我今日封汝者惟汝能率循于德以改其父行之行葢父行子之所當遵蔡叔之行所不可遵者而仲能改之而其改也又乃率德以改則其所以自謀者可謂能慎矣故成王所以言惟汝率德改行而繼以克慎厥猷葢善其能

自謀也故我所以命汝為侯于東土東土即蔡也益蔡在周邦之東故也汝往就汝所封之國其可不敬哉此益總說所以命侯之意下文則告戒之言也爾尚益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前人即蔡叔也蔡叔于文王為子于成王為臣今乃不顧君父而挾武庚以叛是為子不孝為臣不忠者也今蔡仲欲庶幾遮蓋蔡叔之愆過則惟在乎盡忠惟在乎盡孝益以仲之忠可以掩叔之不忠仲之孝可以掩叔之不孝成王既

告仲為忠孝者可以掩父之罪故又勉仲謂今日遠汝父所行之迹當從汝身始葢謂蔡叔不忠不孝之迹不可循習故仲當遠之若能遠其迹自汝身始又將之以勤而無怠惰用能垂法于後世蔡叔已不足法蔡仲今當正其非而使後世法仲也成王既欲其遠迹以垂法于後世故又告之曰汝必欲垂法無取必于其他但率循汝祖文王之常訓而奉行之莫復如汝考蔡叔之違背王命則必可垂法于後世矣

成王既勉蔡仲使率循文王以掩父過恐其行之未必力故又以天人向背而警之謂爾仲令得封以為諸侯不可恃此不復以前言為念然皇天于人本無親愛之心但有德者則天必輔之民本無恒心苟有惠者則民必懷之汝之德苟不足以順乎天則天且怒之其肯輔助之乎惠不足以安乎民則民且去之其肯懷歸之乎當重念天人之可畏而夙夜自盡也既以天人之向背警之故又以為善為惡所由歸者

諭之謂天下之所謂善者非一端如或仁或義或剛或柔皆善也人之為善不必兼衆善而後能治也苟得其一皆足以致治如行仁德固可以致治行義德亦可以致治以剛克以柔克者亦可以致治是為善不必同也要其終則必同歸于治矣天下之謂惡者亦非一端也如色荒如禽荒如甘酒嗜音如峻宇雕牆皆惡也人之為惡不必兼衆惡而後能致亂也苟荒于酒音牆宇亦足以致亂是為惡亦不必同也要

其終則同歸于亂矣成王既言行善行惡其終也治亂之分如此之異故警之曰爾其戒哉謂治亂如此不可不戒也所戒如何慎終于始而已蓋蔡仲前此率德改行是有其始也既有其始則不可不思其終葢人之常情銳始則易善終則難今蔡仲既能慎始惟當思其終能思其終則必能行之至久而不困若徒慎其始而不思其終則終必困倦而至于窮則空而無有謂始雖慎而終不慎則始為徒慎而終亦無

有所得也自此以下皆為善之目也懋乃攸績謂汝為諸侯所合致之功績不可不勉也睦乃四隣謂所有四向之隣國不可不與之和也所以如此者盖欲汝以此藩屏王室以此而和睦兄弟之邦因以安康濟汝國之小民葢王室不能藩則有削地出爵之虞兄弟不能和則有侵強問罪之師雖欲康濟其民得乎此葢教蔡仲以事上睦下之道也此下則又教蔡仲以治心修行而謹爾侯度焉率皆也自從也謂汝

凡事皆從中道不作聰明以亂舊章蓋以先王舊章莫非中道若強作聰明則必欲自我作古以先王之舊章為陳迹而不足法則必從而更張之矣故成王必欲蔡仲皆從中道莫強作聰明以紛亂舊章詳審汝之視聽無以邪側不正之言以眩惑視聽之常度如此則所從者自然皆合于中道而必無作聰明之失矣予一人安得而不善汝所為哉成王戒之之言既備矣故又嘆而呼小子胡謂汝往其國無他可言

但不荒廢違弃朕所命足矣此葢丁寧其必遵前言也蔡命既畢以下乃亡書之序篇次當繼此後故孔安國以附于末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此亡書之序孔氏附于此其書亡其義不可知孔氏順文為說謂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復作亂故

成王親往征之淮夷與奄在周之東故謂之東伐周
王既王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反覆言去此叛
逆之民以成王者之政令故名篇以成王政唐孔氏
謂自多方以下是成王即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為次
此篇在成王書内故知是成王即位後淮夷又叛蕪
成王即政方封伯禽費誓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
戎並興彼言淮夷即此淮夷踐奄故知是成王即政
後重叛也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之地蒲姑

齊地齊在最東鎬在最西去王室最遠孔氏乃謂遷于齊地近中國教化之此恐不然恐此遷乃如舜之流放益竄逐其君于蒲姑也周公以將遷其君之事告召公意必陳所以不可不遷之意史官録之故名篇以作將蒲姑葢謂將遷其君于蒲姑也而孔氏乃謂告召公使作册書告令之序只言周公告召公無命作册之意如康王命作册畢即有命作册之意此說無文故不敢從

多方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奄淮夷相近之國當周公攝政之初管蔡與淮夷相扇以叛周公既誅之今成王即政淮夷又復與奄共叛故成王于伐淮夷踐奄或言踐或言伐者聖人非欲踐人之國也代而服罪則止矣伐而不服則至于加兵以踐之踐蓋隳其城郭夷其宗廟也奄既不服其伐故至于踐也此篇蓋周王踐奄而歸在于宗周

鎬京而作故序言成王歸自奄在宗周告庶邦作多方葢有商之興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深仁厚澤固結于民心甚深其國不幸紂為不道暴虐之甚民不忍其荼毒急脫水火故武王順人而興不頓甲兵而天下定今既出水火安衽席則商六七君之德朝夕常在于存商之間故武庚既判及此而奄淮夷又叛此多方之篇所以不徒及于商民而又及于四方之民者葢當時不服者非一故併告庶邦也

多方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此多方二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惟五月丁亥乃成王即政明年之五月丁亥也葢多士篇成于成王即政之三月繼而又有淮夷徐奄之變王往伐此篇乃作于歸自奄之後故知是明年五月也史官謂其時五月丁亥日王來自奄謂自奄而來至于宗周宗周

即鎬京也此葢史官所以敘作書之由也周公曰王若曰既言周公曰又言王若曰者葢周公以王命言也然前篇每出于周公之口者皆直言王若曰獨此揭以周公若曰者蓋前諸篇皆周公居攝所作不言周公曰可以知其出于周公此乃周公歸政之初所作若不言周公曰則疑為成王之言後世不復知其出于周公之口也猷發言之辭也告爾四國多方四國即三監淮夷多方告四國因及于多方之衆諸侯

也惟爾殷侯尹民成王謂爾四國多方之諸侯本是殷之所侯以正民者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惟爾等相扇共叛罪在必誅我以為殷之所侯久習惡化不忍盡戮于是大降爾等死命爾無不知謂盡知其罪應死而我赦之也此葢說前此隨武庚以叛王室時也成王謂汝等前與武庚共叛我大降爾命不忍盡殺汝等無不知之今日自應改過自新而又大惟圖度上天之命以己意妄料天命疑天命未必在周

而相扇復叛殊不知能長求敬念于祀事益諸侯有
國則有宗廟社稷之祀今汝等妄料天命相扇叛君
則誅夷且至是弗能念于祀事此益責其當成王即
政後又有淮夷徐奄之變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
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
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内亂不克靈承
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

欽定剿割夏邑

成王上既言我降爾命而爾等不能改過自悔又妄料天命相扇復叛全不以宗廟社稷為念故此遂引有夏之事以告謂當夏之興自禹以下賢聖之君各能進其為君之道而天降格之降格謂降至也謂天之意常在于夏也是天之意未嘗絕夏也奈何有夏之君乃有如桀者大其逸樂惟自樂其身不肯憂言于民謂無憂民之言也又大淫亂昏暗不能于終日

之間勉行于天道謂天道欲人君勸勞于民事而有
夏誕厥逸不慼言于民是不勉于天道也此事乃是
汝等多方之民所共聞者非我妄言況桀之為君亦
是以已之意圖度天命若紂之自謂我生不有命在
天葢恃天命必在于我遂不復祇畏逆料其必不我
釋也惟桀之意在于逆料天命之必不我釋于是以
民為不足恤不復開示民之所附麗者葢民無常心
君仁則仁君義則義君之所行即民之所麗者而桀

乃為淫昏不復開示民之所附麗者方且大降酷罰以專崇其亂于有夏之國然有夏之亂其所因者亦始于内蠱甲者十干之始故謂之甲于内亂由其始亂于内遂不能善承于衆民所謂不能承者蠱以其不能大惟進用于恭德之人以大舒緩于天下之民謂追促之也亦惟有夏之民凡叨貪而憤懫者日日欽敬之使之在位在職劓害天下如劓劓然此所以申言工不克靈承于旅之意故下遂言所以相湯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成王工既言桀之惡如此遂言湯之所興謂桀之罪

惡如此天惟是之故遂別為求民之主者乃大下其顯然休美之命于成湯使用刑以殄滅有夏之命則天之不畀于夏者亦純一而不變矣成王言桀之所以亡與湯之所以興者既至矣自此以下又言桀之亡非惟桀自稔惡而所與共治臣亦同惡相濟故言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謂桀之用爾多方有義之民則易以斥絕不能長久與之多享于民工謂不使之久于其位也而桀所恭敬之衆士則

大不能于保享之道謂徒安受寵榮于民工不能明其所以治民之道乃相與為暴虐之事以加于民甚至百端所為皆不能開明謂事事暗昧也惟桀所為既如彼而一時之臣所為又如此是故成湯之興遂能用多方而大代于夏桀代為民之主所謂用爾多方猶言伏爾多方之力以有天下也此下遂言湯之治民與其後世諸王亦能治民遂能長保天下至紂不道所以又失也成王謂成湯惟能慎其所附麗者

以為民之勸故其民遂取法于湯亦用至于勸然非恃湯而已後雖至于帝乙其間諸王亦無不明顯其德謹慎其罰謂以德為工而不敢輕于用罰故亦能用至于勸非惟明德謹罰能致民之勸雖要察囚辟取有罪者殄絶而刑戮之亦能用致于勸復取其無罪者而開解釋放之亦能用至于勸其意蓋謂商之賢君皆能勉民于善雖刑之釋之無有不勉于善者也今至于爾辟謂紂也不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謂

不能用民以受天命其意謂人君必能固結民心然後能受天命今紂不道失民之心遂至于失天命是不能用民以享天命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為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

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作書之體皆先言王若曰而後言嗚呼此乃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唐孔氏謂周公先自嘆而後稱王命此說是也告爾多方周公稱王命謂我為誥文以告爾多方如前言桀與紂所以亡者非天用廢于有夏亦非天用廢于有殷也乃惟爾君商紂用爾多方而大為淫佚之事以圖度天命大意謂過為淫佚不

復畏天乃謂我生不有命在天妄以己意料天意也紂惟淫佚無忌憚如此故其罪惡所以屑屑皆有可舉之辭如泰誓牧誓之所陳則屑屑有辭可知矣此總言大意下乃詳言所謂非天庸釋夏殷之事謂天之所以釋于有夏之君者以桀圖謀其政事不成于享天命之意故天降是喪亡使能有邦國者間隔而代之謂湯代夏也天之所以釋有商者乃惟爾辟紂逸其所逸益淫佚之事非人君所當為者而紂乃逸

之故謂逸厥逸惟其如此所以圖其政事不能蠲潔而至于檝惡不能烝進而至于怠惰天于是降是喪亡是天之所以釋夏商者非天庸釋之也皆桀紂自取之也然紂之所為如此天將喪之猶未忍加以喪亡之禍又念天下之理聖而不能念則或至于狂狂而能念則或至于聖令紂所為如此雖甚狂矣天猶以為萬一克念亦可以聖于是以五年之久須待寛暇此之子孫之此也猶莊子言之人也之德也須暇

此子孫謂紂也紂雖商之子孫而受天命為天子亦天之子孫故謂之此子孫也所謂五年者先儒以為文王崩武王服喪三年觀政二年凡五年然後伐紂若天使之然也然觀政之說予于泰誓已辯之矣要之謂五年者經傳既別無考據往往謂紂未死五年之前罪惡貫盈喪亡無日天未忍遽絶之故須待閑暇至于五年兾其改悔天之意雖如此而紂大為民主卒無可念者無可聽者謂所為無一言之可取也

唐孔氏謂上知下愚不移聖必不能為狂狂又必不能至聖此事决矣此言聖或作狂狂或作聖葢以桀紂實非狂愚儻改過則狂自有作聖之理此說是也紂既無可念聽天于是求于爾多方之民大震動以天威以開迪其有能顧諟天意者將以用之而爾多方又無有能顧天者方是之時惟我周之王謂文武也善承奉于衆民能任用于有德克堪用謂能任用文武惟能如此故可以主神天之祀為天子天于是

敬教文武使之用休美之道大畀與以殷命使正爾

多方而為之君成王言此正謂我周之興乃天命所

畀爾衆民誠不可懷貳心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

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

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静爾心

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

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

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成王上既告多方以周之所以興者實出于天命非人所能為其說已詳悉辯白矣故此遂說今我何敢多為誥命以告汝我惟大降爾四國民之生命其意蓋謂我本不敢如此誥實為汝等屢叛王室義當誅滅我以不忍之故遂與汝等以生命今又恐汝等不知天命所在復謀不逞故所以如此詳誥也汝等分

當誅滅今我既降與汝等命則我之待汝者至矣汝何故不深信我命而寛裕之于爾衆裕有寛裕饒益之意謂深信我命而饒益于多方也爾非特不深信我命而奉行之以饒益于多方爾何不夾輔介助治道于我有周之王者以享受上天之命其意葢謂我今日既大降爾命而爾下之乃不能饒益于民上之又不能輔助于君今爾猶且居爾所有之宅治爾所有之田即謂前日遷于洛邑皆有宅與田與汝今汝

方且有宅可居有田可治自應仰念國恩而何故不順于王以明天之命乎熙與庶績咸熙之熙同謂庶績昔未治今皆條理明白則熙者明也謂爾多方若自今以往能順服于周不復叛逆則周之天命顯然矣成王既反覆責多方謂汝等應當如此而乃不然故言爾乃迪屢不靜謂我今迪導于汝者屢矣而汝等猶未安靜是爾心猶未能知所以自愛益順服則大安大樂是能自愛叛逆則大危大辱是不能自愛

也然迪屢不靜非特不能自愛而已而爾又不能大安于天命而乃屑屑播棄于天命屑字孔氏訓盡謂盡棄于天命其說亦通成王之意葢謂我今日大降爾命亦是天意而汝等乃迪屢不靜是不能安于天命而乃棄之也如此則是汝等自為不常之事而誅信于正道葢欲信正道必當守常法今既自為不常何以圖信于正道哉我惟是之故所以有大誥以教告汝告之不服所以又懼汝以要囚之法要囚葢謂

要勦而拘囚之也書言要囚者三康誥言要囚服念五六日此篇言要囚殄戮多罪與此言戰要囚之孔氏釋之其說各不同于康誥則謂之獄囚要辭于此則謂之要察囚情令詳考之三說皆不然所謂要囚者乃謂要勦而拘囚之康誥所謂要囚服念五六日乃謂凡要勦拘囚罪人必當服念之至五六日然後丕蔽其所要囚者此所謂要囚殄戮多罪者乃謂或要勦拘囚其多罪者或殄絶殺戮其多罪者而民亦

勉于善也所謂戰要囚者乃謂恐懼之以要勒拘囚之威也成王謂令日教告于汝要囚于汝已至于再以至于三矣言不一也孔氏謂再乃三監淮夷叛時三乃成王即政又叛恐不是如此所謂再三者直謂令日如此再三也然我再三如此而乃有不用我所降與汝之生命復敢叛逆則我又不復如今日止于教吉要囚而已必有大罪誅戮于汝矣當此之時則非我周家執德不安寧謂前赦汝而今誅汝也乃是

汝等自召其罪也此葢以威刑懼之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閲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

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此王又更端嘆而告之也猷者發語之辭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普告天下并及殷之衆士遷在成周者也令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監爲諸侯監民者成王謂爾等多士自周公東征而歸後即奔走而臣服于我所立之監今已五年矣葢周公攝政首年東征東

征三年而歸周公攝政凡七年自三年東郊之亂既定今是成王即位之明年是五年矣汝等多士其中亦有衆胥之長與小官之正與大官之正既各為之官長則無有不能守法者既能守法則于汝自身所為茍有不和者汝當自有以和之不和謂有乖戾怨恨之事如犯令陵政亦不和之事也非特汝身而已茍爾室家之内若父子若兄弟或有為不和者汝當有以和之汝為官長能守法當以正率人故也汝若

果能如此則汝所居之邑必能至于明爽然其所以明爽亦由汝能勤其事之所致如上文爾惟和哉即所謂克勤乃事也如此則汝庶幾不諱忌于凶惡之德謂無有凶惡之德可諱也亦是汝能用至敬而在位是能閱視汝之邑而謀所介助于王室矣此蓋告胥伯小大多正雖遷于成周必各有所食之邑故所以言乃邑也然則此所謂克閱于乃邑者乃謂其能監視其邑所當行之事也若然則汝多士庶幾可以

永遠盡力以治其所有之田謂可以長保其禄也雖
天亦將有以畀付矜憐于爾我周家亦將有大助賜
于爾于有道者又將簡拔之使之在王室為官加汝
以職事而使有所服行于大僚葢謂不特使爾食邑
于成周而已也成王既言爾等能如上文所言則是
能用我命矣周將簡拔用汝然汝若不用我命我又
當有罰及汝故又嘆而呼多士以告之曰汝等若不
能勸勉忱信我命則是汝等不能奉上而凡為民者

亦將化汝惟曰不復奉上如此則是汝等自為縱逸自為頗僻大遠棄于王命乃所以自探取天之威罰我于是即遂致天罰于汝又離遠爾所居之土不止遷于成周而已此以威懼之也成王既以恩誘之又以威懼之故又繳前說曰我不惟若此多多誥汝以言而已我惟敬誥汝以命所謂爾命者葢謂汝等如前言則有簡在王庭之賞如後言則有離逖爾土之罰乃是汝等禍福之命所由以分故我所以不惟如

此多誥也言既竟故又告之曰今日之事所以至于此者非我之罪乃是汝等于其初也不能敬于為和致乖戾犯上所以有今日之事汝不當怨我盍自東征之後或征或遷或又伐淮夷踐奄皆是汝等自取非我罪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詳解卷二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臣常　循

謄錄監生臣方求鼎

尚書詳解卷二十二

宋　夏僎　撰

立政

周公作立政

此書之作蓋周公當成王即政之後慮其恃天下之已治而忽于任人使小人乘間而至則君子不于朝而政自此不立所以盛陳任人之說也而名篇以立

政者蓋深言任人乃所以立政也林少頴謂周公作無逸作立政其意一也當成王即政之初天下既已太平垂衣拱手不動聲色而享此治安之效周公之心懼夫成王驕怠之心易以萌也于是乎作無逸之書以戒之又懼夫姦佞之人乘間而易以進也于是乎又作立政之書以戒之無逸之書言修德之不可逸也立政之書言任用之不可非其人也常人之情治至如此往往忽之惟周公大聖人也則能念及乎

此故序書者直以周公作無逸周公作立政言之不復重複其辭者蓋謂惟周公乃能有是言也

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此立政二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周公若曰史官以周公之意言之也是時成王初即位周公率羣臣將進戒于王于是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蓋

謂羣臣皆再拜稽首將有所告于嗣天子令已為王矣不可以沖幼自恃也周公既率羣臣而前贊于王謂羣臣皆再拜稽首將有所告于王羣臣于是因周公之贊遂皆進而告於王曰王之左右大而常伯常任準人小而綴衣虎賁皆不可用非其人常伯常任準人諸家說不同先儒以伯訓長謂常所長事乃三公常任謂常所委任乃六卿準人平法之臣乃獄吏王氏則以常伯為庶官之長在位者也常任為任事

之臣在職者也準人非伯非任吾所取法者然不如
蘇氏謂牧民之長曰常伯任事之公卿曰常任守法
之有司曰準人蓋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則州
牧為伯明矣以顧命考之當時有芮伯彤伯則皆以
公卿兼牧是常伯亦在王左右也夫王之左右牧民
之長任事之公卿與守法之有司旣皆得人則是在
位在職無非端人正士矣然宮禁之内侍衛之臣又
不可非人故又在于慎選綴衣虎賁之人也綴衣幄

帳也如幕人掌舍司裘之類虎賁衛王之臣猛如虎之奔走者虎賁氏旅賁氏之類也此雖微官乃朝夕于王之側者故不可不求其人也羣臣既戒成王使慎選此五者周公于是因羣臣之咸戒而嗟嘆其言之善曰嗚乎休兹知恤鮮哉然此有二說先儒則謂嘆而言美哉此五等之官乃立政之本務也然知憂此官宜得其賢者少也林少頴則謂此五等之官誠不可用非其人然當艱難擾攘之時能以是為憂者

未足為難至于休美之時盈成之世而能知以是為憂者天下鮮矣詳考二說林說雖有意味但于經文不順故不如先儒之說為順經文今當以先儒之說為然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周公既嘆此事之美而知恤者少于是遂述古事以為證謂古之人有道者惟有夏謂禹也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者先儒謂夏禹之時乃有羣臣卿大夫皆是賢人室家大强猶尚呼招賢俊之人與共立于朝尊事上天禹之臣蹈知其誠信于九德之行者乃敢告教于君張横渠則謂禹時有室之卿大夫皆相競于籲俊將以尊上帝故既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之人乃始敢

告教于君使用之林少頴謂古之所謂有道之主者莫如有夏其王室所以大强者惟其能招集賢俊之人以尊事上帝禹既以籲俊為心則其臣亦以薦揚為務必迪知其果能忱恂于九德之行者然後告于厥后詳考三說少頴最平穩有味但以王室大强本于籲俊則籲俊之後王室方强而下文不應又說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切謂此乃大禹用賢不已之意雖王室大强猶不忘于用賢方且招集衆俊以尊上

帝蓋賢俊之人乃天之所生以畀人君如詩言天監有周昭格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則賢俊之生信不偶然宜乎顲俊所以能尊上帝也惟禹以顲俊為心故當時之有人迪知于九德之賢者忱恂于九德之賢者蓋謂九德之賢在彼而吾能以道而知之則知此人者非苟知之也吾能以誠而信之則信此人者非苟信之也其意則謂禹有心于顲俊故當時有知賢信賢之人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致敬于

君謂君已為后矣今當使此九德之人居汝事謂使之居治事之任即上常任是也居汝牧謂使之居牧民之任即上常伯是也居汝準謂使之居守法之任即上謂準人也王誠能用此九德之人居此三等之官則王之職業盡矣故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然用此九德居三等之官雖足以盡君道又當謀面用其大順于九德者斯足以宅其人謂使之安其位也謀面猶言見賢焉而後用之也盖臣既以

其人告其君君當與對面而謀之知其果順于德而後用之則用必得其人也此皆迪知忱恂之人告教其君之辭也兹乃三宅無義民以下則言桀不能用人之意謂此于三宅之位皆無義之民謂小人在位桀之德于是不能興作謂不能使德日起而大有功也自是以往凡所任用者皆是暴德此所以滅亡而無後也故曰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

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此又言商之興亡亦本于用人也周公謂桀既任暴德無後亦及于成湯之時自諸侯而升大治上天之明命謂有天下也蓋天命湯以天下而湯能保其明命而不失故謂之丕釐上帝之耿命湯既有天下之

後于是用三等已有所宅之人謂常伯常任準人三等已居位者而此三等之人皆能就其所居謂各就其職以共乃事也既用此三等人居其職又恐三者之中或有所缺于是又選擇于賢才之中求其有俊異之才可以待此三者之用者而稱說之謂稱說其有此三等之俊才可以待異日之用而三等之人果能就其俊謂其才果足以副其所稱譽也湯既用三宅而三宅既能副其所用舉三俊而三俊又能副其

所舉而湯猶未敢恃能知人而忽之方且嚴而思惟之大以其人為法謂既用其人在朝又一心思惟取法其為人故此三宅三俊所以樂為之用而湯遂能克用之也惟湯之用人如此故在一邑則利在一邑而邑至于用協協謂其邑皆和協而無敢傲戾也在天下則利在天下而天下至于大法其德大見其德此盖湯用人之効也周公既稱湯用人如此其効又如此故復嘆而言紂之用非其人以至于亡謂在受

之時其德以强叧自任桀紂皆言德者葢經史中德
字有訓道德者有訓所爲者此如君奭言惟乃知民
德與語孟言小人之德草皆謂所爲也則此受德暋
者乃謂紂之所爲以强明爲務也先儒乃以受德爲
紂字然前言桀德豈桀字乎紂之强明自任如史記
所謂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者是也惟其如此是
故賢人君子紂則恐其不能順已遂不用而所用者
惟進于刑罰以暴虐其德者則與之共其國進于刑

罰葢謂日進于刑罰其意常在于殺戮者也又與衆慣習于縱逸之德者同其政事其意謂紂之用人惟好殺者則揭國以與之好逸者則揭政以付之若共宰天下則同邦之謂也共治政事則同政之謂也牧誓所謂是崇是長即此所謂同厥邦也是信是使即此所謂同厥政也惟紂用人如此故上帝于是欽以罰之罰謂之欽罰者見天不輕罰如須暇五年而稔惡不已方始殄戮則其罰可謂欽而不輕矣天既罰

紂于是乃使我周家有其中夏用商所受之天命而
同治天下之萬姓奄甸謂之同治猶言皆治也盖謂
舉天下皆屬我周家也下乃陳文武用人之事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
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
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
亳阪尹

上既言殷所以亡周所以興此遂言文武所以得人之意謂周之所以興者亦于文王武王之時能知三宅之心又灼然見三俊之心知見無淺深但互文耳以此敬事上帝葢三宅三俊皆天為時生文武既能知見其心而任用不疑則天生賢之意人君能當其意矣此其所以能敬事之也文王武王之意既在于用賢以事天故于此立其人而為民之長伯立政任人與準夫以牧民為事者以作此三事之臣所謂三

事即上常伯常任準人是也立民長伯即常伯也立政任人即常任也準夫牧即準人也常伯謂之民長伯者也伯亦長也此職最于治民官長中又為之長也常任謂之立政任人者常任所以任政事謂此職乃治政事所任之人也準人謂之準夫牧者準人平法之吏不可專任法以齊民當有仁政以養民也此三職在夏謂之乃事乃牧乃準至文王謂之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至成王謂之常伯常任準人蓋時既

不同則官名隨時而變也然文武之時非特三事得人自其朝廷而言則雖虎賁侍衛之士綴衣幄帟之吏趣馬掌馬之官小尹謂小官之長及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與百司若司裘司服之屬庶府若內府太府之屬此皆在王室及朝廷之上者言此以見文武之時近而朝廷無不得人也非特朝廷得人雖遠而都鄙之間亦得人如大都之內有小伯小伯謂小長亦如朝廷之常伯但其勢位卑于朝廷故謂之小伯藝

人謂以才藝任事于都邑亦如王朝之常任其勢位卑故謂之藝人表臣謂執法于都邑以表倡其民亦若王朝之準人但勢位卑不可與王朝同稱故謂之表臣然亦若王朝有百司故再言百司太史即周官太史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者都鄙亦有之王朝不言者王朝官多不能徧舉故統言百司庶府以不勝其分別故不言都鄙官寡故縷數之所以及太史亦所以互見王朝亦有太史也尹伯尹正也謂尹

民之長也庶常吉士謂衆有常職之善士葢統已都邑之衆官也此葢言文武之時都鄙邑之閒無不得人也然非特王畿之内都邑得人雖遠而侯國大國三卿如司徒司馬司空及次卿衆大夫亦無不得人非特侯國得人雖遠而如蠻夷之内屬者文武置長以尹之而其尹亦無不得人夷微盧烝之衆也謂夷國之衆及三亳之地歸文武者與凡阪險之地文武皆置長以尹正之其官謂之尹亦無不得人是雖遠

而薄于夷狄之地所任亦無不得人也皇甫謐謂三處之地皆名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故謂之三亳文王未嘗伐紂亳民不應歸之蓋雜陳文武時事故及之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上既總言文武得人之盛此又分而結前意謂文武所以得人如此之盛者亦惟文王能善處其心蓋人惟能處其心不以外物蔽之則情僞不得而亂邪佞不得而惑故所以能立此常事司牧之人皆賢俊而有德如上文所陳衆官皆有常事于朝而主牧養于民者故總而言之則謂之常事司牧人也惟文王能宅心而用得其人故文王之為君所以能優游無為無所兼于庶言庶獄庶慎之事惟有司之牧夫者訓

之以用所當用違所當違而已蓋庶言庶獄庶慎之事文王皆不以身兼其職但教有司者使權時度宜以用違之而已庶言謂國之衆號令也庶獄謂國之衆獄訟也庶慎謂國之衆禁戒儲備也凡此皆有司之事人君特任有司不必身兼之也然文王又非特不兼而已既不兼其職而悉付之有司故庶獄庶慎之事文王且又不敢預知于其間蓋不兼則猶知之特不兼事耳至于不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蓋任人

之甚專也上言庶言此不言者葢號令出于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既說文王得人由于能宅其心故此又言武王得人由于能率循文王之行事謂亦于武王之為君能率循思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于是不敢廢棄文王之義德惟其不敢替義德故凡賢者之才足以戡定禍亂者武王無不用之能率循思惟文王經綸天下之謀于是從文王有容德惟其從容德故凡賢者之才足以計安天下者武王無不用之惟

文王行之于前武王率惟于後此所以前父後子並受莫大之基業也一說以此義德為賢才之有義德者容德為賢才之有容德者謂武王循思文王安天下之功故于人之有義德者用之而不敢廢循思文王治天下之謀故于人之有容德者從之而不敢違蓋欲弔民伐罪當仗義而興故敉功言義德有大量者能就大謀胷次淺狹則謀不及遠故謀言容德此說尤長以其切于立政任人之意故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周公上既歴說禹湯文武得人之事至此遂嘆而戒成王曰汝年尚幼弱乃是孺弱之子今已為王矣繼續自今以往凡我國家立政與立事之際于準人謂

平法之吏牧夫謂牧民之夫只言此二官者蓋前已詳說故此略舉之謂于此等之官必當灼然知其所順順謂所趨向也凡賢愚能否各有所趨向也必灼然知其所趨向然後方大使之致治以相助我國家所受于天之民以爕和我國家所有之衆獄訟及衆當戒慎之事相謂若舜所謂左右有民也和謂每事和協之使合于理不可悖理傷道也時則勿有間之謂于是則不可使小人離間于其間惟當誠心委之

也雖一話一言之間在我惟當終思得成德之美以
治我所受于天之民蓋小人所以能間君子者以人
君不以得人治民為念故輕信小人之言而易于遠
賢若常思民不易治非得賢不可則小人安得而間
哉如唐憲宗亦非有過人者特急于平淮蔡故委任
裴度雖皇甫逢吉輩皆其素所信者間之而終不行
則人君之心可不以天下國家為念此一節言我雖
出于周公皆周公指成王而言非周公自謂也而說

者或以我則末惟成德之彦為周公自謂誤矣龍舒謂一話乃言一事之始終一言則一句而已此說有理周公既言人君惟當以得賢安民為心于是又嘆而言曰予旦已受人之徽言謂前所言禹湯文武得人之事皆至美之言又非已說皆平昔所以受于人者今皆已告于孺子王矣諸儒皆以孺子王與嗣天子王謂孺子今已為王惟龍舒謂周公稱成王為嗣天子王與孺子王非謂其已為王然以此言咸告孺

子王矣觀之則龍舒之言似有理也周公自謂已所
告成王者皆所受于人之美言故又告成王謂自今
以往凡爲文德之子文德之孫者謂成王也謂文武
有文德爲文德之子孫當不悞獄慎之事惟用正人
是治之諸儒以正是爲正是之道謂正則無邪是則
無非此說亦通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
之克由繹之兹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

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既欲成王勿誤于獄慎之事當用正人至此又再述成湯與文王用人之事謂自古以來如商人謂成湯亦及我周家之文王其于立政立事之際其所

用之人如牧民之夫與平法之人皆能使之居于其位然後用之思其為人果賢邪于此方使之致治蓋謂成湯文王凡所用人既使之居其位又推誠以用之而不疑又因其行事而思其為人然後方使之致治也周公既言成湯文王用人如此之詳審于是告成王謂為國之道無有立政而用憸利之小人者蓋利口之人不順于德苟用之無所顯聞于天下謂無善政善譽可稱述也然則成王今日當如之何繼續

自今以往凡所立政當勿用憸利之人惟求吉善之士用之以勉力輔相我周家可也周公既欲成王用吉士于是又呼成王為文子文孫謂成王乃累世文德人之子孫雖孺弱已為王矣當勿悮于庶獄惟慎擇其所主養民之吏蓋獄訟之情難以一人之見億度惟得人用之則必當其情而無誤也此篇數言勿悮于庶獄庶慎以獄慎之事誠不可不慎故也若果能用得其人不誤于庶獄則罰必當罪而人畏法不

敢妄為以干天誅而汝于是可詰責尒之兵戎謂戒約之使不得妄殺伐侵掠于人但按兵徐行以踐行于大禹昔時所歷之迹萬方所行之處自天下以至海表極遠之地無有不服者用此可以見文王明德之光盖文王明德之光及于海表成王未之見今可以因其方行之際而見其所及之遠也又可以發揚武王之大功盖武王定天下今成王能撫萬方如此是發其潛德之光也此盖極言不悮庶獄之効終必

至此也周公告成王之事至此美矣盡矣故又嘆而言曰自今以往非惟成王當如此雖更為後王于立政之際亦當能用常人常人謂常德之士如臯陶所謂彰厥有常者是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公上既詳言庶獄不可不慎之意是時太史主記言將受公言而編之于冊公乃呼而告之史官因而

編于此周公謂司寇蘇公乃蘇忿生國于蘇都于温以蘇公入為司寇能敬慎用刑周公因言庶獄不可不慎乃稱蘇公能敬刑之事謂蘇公用能敬其所用之獄獄既能敬則時無寃民而王國之祚于是長久周公既言蘇公之功如此故謂我于此用能敬慎其事凡獄訟之間皆條列其罪狀悉用中罰可也此葢伸前不誤庶獄之意

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按大誥與微子之命叙言則黜殷命乃周公東征之後命微子之前己黜絶之矣不應至此又再黜之也然此叙又言成王既黜殷命者盖三監之叛淮夷寔同惡相濟周公既誅首惡之管叔與武庚而淮夷之民皆降其命而不誅是雖黜殷命而淮夷則未滅也奈何至成王即政曾未幾時而淮夷乃與徐奄之民復扇叛逆如逸書成王政之序所言則淮夷再叛可

知矣夫淮夷徐奄本與三監共叛中間雖已誅武庚黜殷命而餘黨則未盡撲滅是殷命雖黜而餘孽猶存未得為盡黜也雖小人日稔其惡自取殲夷再扇叛逆使聖人之仁有不能容踐之滅之則餘孽掃盡昔之黜者今可絕其本根不復再蔓而所黜者盡無餘矣故此序所以又言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者正所以結前說以見前日之黜尤有不忍之意尚貸其餘孽庶幾其自新今既生之而不能自謀生全之道

至頑再黜此所以不得不再舉而滅淮夷也葢淮夷徐奄之再叛亦必以復殷鄙周為言故雖滅夷踐奄亦可以黜殷命為言也成王既滅淮夷之後還以其事告于文王之廟所以歸而在豐是時在豐因而董正治官故此書所以謂之周官也唐孔氏謂周禮每官言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為定法授與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官設官分職用人之法

以告羣臣以此考之則此書乃成王以周公所制周
官六職頒示羣臣故以此告之也

周官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
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史官序成王所以作周官之端也周王即成王也
史官謂成王撫臨萬邦謂為君也言成王自即位以
来乃巡行于侯服甸服所謂巡侯甸非謂直巡此二
服也特泛言其即位之後巡省于侯國故且以侯甸

言之成王既廵于侯甸其有不庭者成王于是四面而征之以正其罪不庭先儒謂庭直也不直謂叛逆王命其他諸儒皆謂諸侯朝王皆于庭下故不朝者謂之不庭二說皆通以經考之成王即位即有淮夷徐奄之變成王之征特踐奄滅淮夷乃東南一隅耳安得謂之四征唐孔氏謂廵守天子大事史官大言之耳然成王之征亦豈喜攻好殺而為是舉哉特以諸侯負固不服割害下民征其害民者乃所以安民

耳故史官所以謂成王之征不庭乃所以安其衆民耳惟成王之征不在于喜殺而在于安民故義師一舉而六服之内皆知成王非威我乃寧我也故六服之衆民無不承奉成王之德盖以懷德而服非畏威而服乃心悦而誠服也此即謂踐奄滅淮夷之後四方肅清萬國効順天下無事成王于是還師而歸至于豐邑即文王之廟宣示天下以周公所制作之法于天下故謂之董正治官盖周公制作周官其間所

建之官所職之事豈皆能如文武之舊必有所釐正因革于其閒所以謂之董正蓋謂董督而釐正其治事之官也唐孔氏謂宗周者言周為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洛邑皆可言宗周此說是也唐孔氏又謂檢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知成王即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即往伐今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此滅淮夷還歸在豐為一事此說極然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自此以下成王作周官辭也若助辭猶如也若昔大猷謂如古之大道也成王謂如古之大道于天下之治則制之于未紛亂之初于邦國則保之于未傾危之先其意蓋以為政事當于未紛亂之前制之既亂

則無及邦國當于未傾危之始保之既危則無及此乃古之大道如此成王既言古之大道如此于是更端而言曰唐堯虞舜惟能稽考此古道知治之所以能至于不亂邦之所以能至于不危者特在于建官得人而已是故建立其官其數惟百所謂惟百非惟止百人也乃大略言之耳成王既言其官之數如此不欲盡舉其名數于是略舉其大者謂唐虞所謂惟百者其内則有百揆以揆度百官而為長四岳以掌

方岳諸侯為之長是內之建官其尊且大莫過此也其外則每州立一收以總管二百一十國而五國又立一長而謂之侯伯言其為諸侯之長也是外之建官其尊且大莫過此也惟唐虞考于古道而知治當制于未亂邦當保于未危遂建此內外之百官故當時內外相維果能至于庶政之惟和則其治果不亂矣萬邦之咸寧則其邦果不危矣則此二句蓋所以繳前意也唐虞之後如夏禹商湯之時亦知此理故

其時雖去古既遠事業叢多用人不得不廣至于倍唐虞之數然而用得其人亦能至于治所謂克用治者謂其政和國寧不減于唐虞也夏商所謂倍特泛言其數之倍于唐虞耳非謂唐虞一百而夏商二百也而明堂位乃有有虞氏五十夏后氏百商二百周三百之說妄矣成王既言唐虞夏商建官之意如此故遂言大抵明哲之王凡于立政之際不惟其官之多寡而惟在于得人蓋謂唐虞夏商大略如此人君

正不可泥其數必取其備惟得人則必可以治蓋當
時周公定周官之制又詳于夏商故成王言此所以
謂建官不可以多寡為疑苟得其人則多亦治寡亦
治也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
官立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
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
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

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司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成王上既陳唐虞夏商建官之大略故此遂自謂我小子以此之故敬勤于所為蚤夜之間不敢懈怠仰思前代之事而是順之即謂仰思唐虞夏商建官之

意也以此而教訓啓迪于衆官即謂下文所謂三公三孤與六卿所職各有常事也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自此以下即成王訓廸之辭也以其師法于王故曰師以其輔助于王故曰輔以其保安于王故曰保然必以太言者以其亞有少師少傅少保故以大言見其職大于三孤也成王謂我仰惟前代之建官如此其至于是立此太師太傅太保三職此謂之三公謂其公于國家而無私也然三公之職尊不當

屑屑于事為之末故惟在于講論治道以經緯邦國謂論其治道因革之宜損益之節以此經緯國事不屑屑于興事造業也所以然者以三公之職尊將以和理陰陽使三光全寒暑平不當叢脞于小務故論道以經緯邦國使國安則民和民和則天地之和應而陰陽自得其調理矣是陰陽所以能爕理以其能論道經邦也三公之職既如此之尊而所任之事又如此之大故其官則不可徒備具惟得其人則以任

之無其人寧闕以待用不可取其具官充數而用非其人也此成王訓迪三公之意也三公之次則有三孤謂其上有三公之尊則易以曲從故欲孤特自守所以謂之三孤三孤謂少師少傅少保也謂之少者以其貳于三公之職視公為次故謂之少也成王所以立此三孤者將以副貳于三公而弘大其道化而敬明于天地之理盖三公之職將以爕理陰陽陰陽者天地之氣也今三孤將以貳公弘化若不明于天

地之理何以貳公燮理哉此所以必在乎敬明天地之理也由是言之則燮理者若有所裁成輔相于中至于寅亮則特明其理而已不能預力于其間也此成王訓迪三孤之意也三公三孤所職雖不同然皆所以輔相于人君故成王總而訓之曰弼予一人蓋謂公之燮理孤之寅亮皆以輔我一人也三孤之次則有六卿六卿之長謂之冢宰冢者山之頂也謂至高也言冢宰與六卿雖分掌一職而其官則尊于衆

卿故以冢言六卿之事雖各司其一而冢宰得以兼制之故以宰言冢宰以分職言則掌治典惟冢宰兼統六卿故百官皆其所統而四海皆待其均統謂統而率之也均謂平定之使遠近多寡各得其平也林少穎謂有倫有要作網作紀使各得其序非統而何或遠或近或多或寡各得其正非均而何司徒者教官之長也教官謂之司徒謂無乘騎而空行者皆主以教之也司徒所掌者邦之教惟其掌教故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常之教司徒當有以敷布之兆民之不順于五品者司徒當以此教擾勸之使改其故習而得其順故司徒所以言敷五典擾兆民宗伯禮官之長也禮官而謂之宗伯宗尊也禮所以尊事天地人鬼而此為之長故謂之宗伯然六卿皆以司言惟冢宰宗伯不言司者以冢宰天官天與地對則天尊地卑故冢宰不可言司示其尊異于地官也宗伯春官春與夏秋冬對則春先而夏秋冬後故宗伯

不言司亦示其尊異于後之三官也春官掌禮故言掌邦禮然禮施之于祭祀則所以事天神地祇人鬼故謂之治神施之于人事則有吉凶軍賓嘉之異故謂之治人勉之于交接則有君臣父子兄弟長幼上下之分不可瀆亂故謂之和上下司馬政官之長政官謂之司馬政所以正不正謂軍旅之事也軍旅之事莫急于馬故以司馬名官謂所主在馬也以司馬之職考之如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

暴內凌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皆所謂政也故此司馬之職所以言掌邦政統六師天子畿內六卿一卿一軍故司馬職在於統率六師以平邦國邦國謂諸侯也諸侯有驕蹇叛上而不平此有以削平之故謂之平邦國司寇刑官之長刑官謂之司寇者羣行攻劫曰寇刑官主治此事故謂之司寇司寇掌刑不言刑而言禁者林少頴謂治于已然未若沮于未然刑于已至不若戢于未至先王

之立刑法惟慮天下之人入其中而不能自出故明示利害之端使之知有如是之罪必陷如是之刑有如是之惡必麗如是之辟有所畏懼無蹈機穽此司寇所以言掌邦禁也詰姦慝刑暴亂者姦詐慝惡乃暴亂之未著者暴虐為亂乃姦慝之已著者故姦慝特窮詰切責而已暴亂則加之以刑焉此皆刑戮之事故司寇掌之司空事官之長事官而言掌邦土謂其掌空土度之以居民邦國之事莫大于此也惟司

空在于度地居民故士農工商四民司空當有以居之然居之又不可以無所養故地之所生各有其時司空則又當因其時而使民之種植以時而獲其利故謂之時地利成王既條六卿之職于上于是總而訓迪之曰六卿分職謂六卿各分其職以掌其一也然事不能獨治故又轉相副貳而每職有屬六十則各率其屬以共治之此蓋言六卿各掌一職當各自率屬以治乃職也然所職雖異而均在利民故六卿

之職離而言之雖分職率屬各自不同至于任事于内以倡率于外共九州之牧以阜成就其衆民則一而已矣此又成王訓廸六卿之辭也成王上訓廸三公三孤又及六卿與其六屬則訓迪在内者至矣故又及于諸侯焉謂爾諸侯六年則五服各一朝謂五服每一年一服入覲一年則各休于其本國故六年則五服各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謂十二年五服各二朝天子乃以四時而廵省于四方四時謂春東夏

南之類然天下萬國人君豈能徧至故特四方方岳之下考其國之制度如舜同度量協時月之法而諸侯則各朝于其方岳之下如東廵則諸侯畢朝于東岳西廵則諸侯畢朝于西岳也人君則于其畢至考其制度有功則陟而升之謂加地進律也無功則黜而責之謂削地貶爵也此又成王訓迪諸侯之辭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懐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

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成王上既條列三公三孤六卿并諸侯等所職之事而一一訓迪之至此又總告凡有官君子謂凡有一官一職名在仕版者無不訓迪之也葢上既各因其職而訓之此則又總訓之葢詳之至也成王謂凡我有官者當欽敬爾所司之職謂典禮者敬于禮典樂者敬于樂也謹慎爾所出之令葢命出于王臣稟之

而布宣于天下則謂之令謂出是令以布宣于天下則不可不慎也令既出于汝口則務在必行不可使之至于反反謂前令不行而乃到反制出令以改前令也惟公理滅私欲則民乃誠信歸服于我蓋私則知有已不知有人知有已則知利已不知有人則不知利人人而知利已不知利人則人且怨我豈有信服之者惟夫有是私心而即以公理滅之使私欲不作則必能與天下同其利同其安同其富人豈有不

信服者哉此盖訓迪有官君子以出令行政不可不慎且公也學古道以備知前事之得失前代之廢興使事之利害民之休慼政之當否了然于胷次然後入官以治事既入官治事而于講論當世之務則又酌以先王之制度為法而不敢決于一已之私如此則先王已試之効而今日遵行之施之于政是已驗之方豈有不能療疾政不迷錯而燦然條理豈不宜哉此又訓迪有官君子使執古以御今也其爾衆官

須當以典法之常行為之師法不可自矜其便利之
口說而以側言改厥度遂至于亂其所主之事此又
訓迪以守法也有疑則問若蓄藏于心而不決則敗
其所謀之事當行則行怠惰忽略略則荒廢其所行
之政學古則見博不學則如面牆而立一無所見以
之臨事則不知所當先後勞而無功必至于煩悶其
心此又訓迪以決疑勤政學古之道也此蓋總告有
官君子雖三公三孤六卿微至一事一職無不訓迪

之也然六卿其職則又尊其任則又重故下又特戒之自戒爾卿士以下特戒卿士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龎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此又呼卿士而特戒之也功謂捍大災禦大患興大利如禹之治水者也業則其職之成效如夔之達于樂伯夷之達于禮是也欲其功之崇高非志之高者則不可如禹之鑿龍門闢伊闕以成萬世之功此豈小志所能至故功崇必惟志也至于職業則不過就其所職而增修之非黽勉而積累豈能至于廣大故業廣必在于勤也功業既在志與勤故惟臨事當官而能果敢決斷以有行而無狐疑猶豫之失則功崇

業廣必無後患此葢訓迪卿士以决于崇功廣業也人君以卿士處汝者以汝能了卿士之事故以是位處汝非期于以是位而驕傲于人也以卿士之禄養汝者以汝能了卿士之事故以是禄養汝非期于以是禄而侈靡于自奉也故為卿士者惟當知處此位者不期于為驕而恭以處之知享此禄者不期于為侈而儉以用之而所以為恭儉者則又常出于誠寔篤行之德不行之以聲音笑貌之偽葢功儉而本于

德則所以為恭者出于自然而非作偽之足恭所以為儉者出于自然而非作偽之詐儉如是則不期恭而恭不期儉而儉以心則不勞故逸而且日有休美恭儉而出于偽則所為恭者詐偽之恭也所以為儉者詐偽之儉也若是則文奸飾詐惟恐人覺其偽心安得不勞不惟心勞而且所為日自拙惡以其無諸中則不能揜諸外也此又訓迪以恭儉為尚也人之常情居人君之寵榮則必侈然自大不念其高易危

惟居寵則思其高而易危而無所不謹畏則可以得其榮不能謹畏則黜辱踵至豈不入于可畏之地乎此又訓迪以居寵之道也人有所長得人稱譽之舉揚之無有不喜吾之知已與我相好者故人有賢吾能推之使在已前人有能吾能讓之使處已上則互相推讓無有不相悅而和睦者故衆官所以至于和若不能推賢讓能而自露已長則官不和協而政因以龎亂此又訓迪以互相汲引也爾所舉之人若果

能其官謂了其所職則能其官者雖在彼而亦爾之能也蓋彼有能非我舉之則無所顯其能是彼之能官者乃所以為我之能也若所舉非其人謂舉不當才也舉不當才則不能其職雖在于彼而乃所以為我不任職也蓋彼之不能任職由我所致故也此又訓迪以慎于選舉也成王既總告有官君子而于中又特戒卿士則戒之者至矣而成王之意猶以為未也而又嘆而呼三事及大夫謂上自三公下及衆大

夫是又總告之也謂爾等自今須當敬爾所有之官不敢慢易以居位治爾所有之政不敢廢怠而至于厖亂此不過申言前意盖言之不足又重言之也惟當思所以佑助其君以長永安天下之衆民則萬邦當不厭于我周之德矣此葢申言前意其終則以國家休慼踈動之也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来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周公在豐將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

姑

此亡書之序也次當在此故先儒附之于此唐孔氏謂成王既政之初東夷皆叛成王既伐而服之東北遠夷其國有名肅慎氏者以王戰勝遠來朝賀也王賜以財貨使榮國之伯為冊書以命肅慎史錄其事故以賄肅慎之命名篇此東夷即徐奄淮夷叛時東方諸侯同叛者此孔氏以意解賄肅慎之命之序也亳姑之序唐孔氏謂周公既致政于王歸在豐邑將

没遺言欲葬成周以成周是已所營示終始念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于畢以文武之墓在畢示不敢臣周公于是以葬畢之義告周公之柩故作亳姑之書此序言告葬之意而篇名亳姑名與序不相允會唐孔氏謂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是周公之意今告葬必并言及奄君已定于亳姑故以名篇書亡義不可知孔氏姑以意料之恐未必然也然又不可强為之說姑且存之

尚書詳解卷二十二